

化

威





Nº 880-6

4100 11-34

聖體軍小叢書發刊旨趣

現在誰也知道公教出版界應當致力於兒童讀物。事實上，零星與偏畸地刊行，同樣地不夠介紹公教全部基本智識，我們深信一部五六十冊完整的公教學生文庫是必要的。不過這件事，決非倉卒間得以完成。

為此先在編制範圍內，編輯一部包括：經史、聖傳、神修、聖召、理論、指導、小說、劇本、詩歌等各類的小叢書。一為聖體軍，儘將綽餘的應用，為教中一般學生，也很可暫作唯一的文庫呢。

這是我們編輯聖體軍小叢書的旨趣。

目次

序

一 難題	1
二 寬宥	11
三 感化	19
四 小克苦	33
五 熱心	39
六 衣服	49
七 初領聖體	61
八 新家庭	69



序

「本年民國二十三年，定爲兒童年」——政府底令。

「兒童萬有文庫」——萬有圖畫，萬有……「兒童高級中級低級書大傾銷」——書局底投機事業。

真的，今年兒聲瀰漫了全國；吾們也來湊個熱鬧，來繼續吾們尙未完成的聖體軍叢書；爲此吾把這本「感化」也參加了！

★

★

★

本書原名(*Un cas difficile*)「難題」；但是不能包括全書所述說的。而本書又不是短篇小說；所以把「難題」名本書，似乎有些不妥。既然本書述說二個頑童底「感化」，吾就把它改名「感化」。

此外，吾還增刪不少。第三篇：第四個主日，到第五個主日中一段故事，是吾外加的。因為照原本，儒兒忽然熱心，吾覺得太唐突了。

第六篇，儒兒被他姑母逐出門外，原著並沒寫儒兒在雪夜中怎樣走，怎樣想。這也好，因為作者讓讀者自己去想像；吾却把吾所想像的寫了出來。

還有吾所增的，刪的，有許多許多。諒作者，讀者終不責我擅自刪增麼？

化

感



(張六第)及得來迷許或些快得此吾如假

從床上起身。他覺得四週一切都變了；只有舊的鐵床，仍是橫在臥室中；他看見天窗也破碎了。破處，還補着半張舊報紙；玫瑰花色的糊壁紙，也竟變作柳條式了。怎麼，門也換了顏

這是一個天宇澄霽的清晨，三寶懶洋洋地揉着惺忪的眼睛，

感
化

一
難
題



色？連方向也變動了？

「啊！吾怎麼這樣呆？這裏已不是昨天住的房子了！怎麼吾的忘記心這樣大？」

大約十五天前；三寶底父親，伸着他粗大的手，捫着三寶頭上底捲髮說：「三寶寶，吾們要搬場了！」

昨天——副復活瞻禮——全家老小，在淫雨霖霖之下起身搬場。蘭促——三寶底大姊——抱着她的小妹妹，一手還拿着杯子，母親拿着鐘底擺子，三寶却很留心地，捧着白泥聖母像，和聖若瑟像。因為他父親說他一定要打碎的；所以他過於留心，反而雙手戰慄了。

他們在搬場車後，追隨長久。在搬場車上，有他們的一切什器，還有三寶底小弟弟和三個小妹妹；還有一只很凶的花白狗，

和它的籠子。

慣常老祖母老年人，格外細心周到：所以她坐在草夫身旁，爲小孩子，搬場是件最快樂不了的事；所以常聽得搬場車中三個女孩子，和三寶底小弟弟尖柔的喊聲：

「媽媽！爸爸！看那間房子！諾！諾！……」

他們四個孩子，立在桌子上；跳，唱，笑。三寶已有些大人氣概了，對於搬場也並不覺得有趣；他們到了新房子時，三寶也如大人一般，七手八腳地搬運東西。

這一天的忙碌，造成了他甘飴的睡夢。他二只小拳頭，緊緊握着，一直睡到天亮，連身子也不反，所以他今天起身，仍是迷朦朦，竟不知道昨天已搬了場。

他的母親，已在樓下喊了：「三寶！你還不下來麼？」

三寶就開始急忙穿衣裳。但是，還打着深長的呵欠。他迷朦地把手伸入衣袖中；無意中，把袋中菱角倒了出來，還有一根很長很長的細繩……還有一段紅鉛筆頭，還有一粒牛乳糖，還有幾個鐵銹的螺絲釘；末來，竟然把一本藍薄面的小冊子，也倒了出來——這是院長神父在離別時，送給他的一件美麗的紀念。冊子中：記着勇敢的小軍人，聖達爾西斯底行實。

「啊！聖達爾西斯！吾不願失去你呀呢？你的生命，是光榮的！你寧願飽嘗馬路上頑童們底拳頭；却不願使他們知道好耶穌是在你胸前！啊多麼光榮的生命！」

三寶底母親又在樓梯下喊了：「你到底下來不下來？你要吾上來拉你下來麼？」

三寶下來了，他看見老祖母抽着水烟撲撲撲。他的姊姊抱着

最小的妹妹坐着；他三個小妹妹，也已經起身了，都三三兩兩地立在母親身旁；父親在釘裝衣厨。三寶羞澀地說：「請安！老祖母！請安！爸爸！請安！媽媽！請安！姊姊！弟弟！妹妹！」

母親望了一望說：「好！你也下來了麼？……現在你戴了你的帽子，到大馬路十四號去，切勿弄錯。你進去對房東說：叫他來一次，快些！快些！八點鐘要回來的！」

「媽媽！至夜要八點二十分。」

「好！那麼快些！」

他怨怨地戴了帽子出門。在路上，他猛憶今天是他小朋友若望十二歲生日；他曾在和若望離別時，許過他今天爲他領一次聖體；但是，到堂裏去領聖體，再回到家中，至少至少要過八點二十分。

啊三寶！你起身得太晚了！如今隨你怎樣走，回到家終要八點鐘過！啊三寶！你不聽母親底命麼？母親又沒有知道你要到堂中去，爲若望領聖體。啊如今怎樣呢？那末，今天爲若望領聖體，不能了！

啊爲一個同學！爲一個同學！算得了什麼事……爲他領聖體……開事——但是……若望終不像儒兒那個頑童。昨天搬場時，他在路旁，百般的嘲笑。若望則是吾最愛的小朋友，並且親口許過他，爲他領一次聖體，就不能實踐麼？而今天又是他十二歲誕辰，啊誕辰誕辰！一年只有一會！

三寶於是喃喃對自己說：一假如吾跑得快一些些，或許還來得及。預備領聖體經，和謝聖體經，就在路上念念吧！只好這樣了！諒來耶穌，終不會責怪吾忽忽地就來領聖體。因爲他是全知

的，他一定知道吾現在的處境。」

他跑了十分鐘，就到了聖堂。恰正是送聖體的時候。他就急忙上去領聖體。本堂神父，看見他一進堂就去領聖體，有些快樂，恨恨地看了他一眼；但是三寶也不管這些。他領了聖體後，就想出堂回家。堂內門旁，立着許多頑童，他們都站在堂後，談着，笑着，你一拳，吾一脚的玩耍着。三寶爲要出堂，就在他們中間硬擠出去。他爲不要分心，就俯首垂目，對心中小耶穌說：

「吾可愛的小耶穌……」

勿然一陣喧嘩：

「小瘍三：到哪裏去？」

三寶張目一望：原來是儒兒和他的一黨！

三寶就止步說：「你管我！」

的事。」

「因為吾八點鐘過些，該當要回到家中。并且吾現在還有別

「爲什麼？」

「不踢！」

「慢慢些去好了，吾們踢小球去！這裏還少你一個。」

「回家去！」

「你到底到哪裏去？說說也不打緊的，小赤老！」

罷！

「啊！已經前十分了！現在索性慢些罷！」

「已經前十分了麼？你不要來驅我！吾球不踢，快些讓吾走

「……！！……！！」

「什麼你們講打的麼？」

一個很硬的小拳頭，「拍」的一聲，打在三寶底頭上。別的許多頑童，也依樣的，你推吾拉，你一拳他一脚。三寶並不還手，只是抱着頭。

幸虧本堂神父看見快，就二步併作一步走來說：「什麼？什麼？堂裏打相打？造反了？」

一羣頑童，看見本堂神父走來，你奔吾跑都逃光了。只存三寶一人立着，衣裳已經給他們拉破了一個洞。

「啊！衣裳上已經一個洞了，待一下回到家中，怎樣對母親說呢？啊但是！謝謝神父！神父你可知道吾為什麼不和他們玩耍？因為吾想起那個孩兒，他也曾因為心中有耶穌，不願同別人遊玩。雖然人家不能搶去吾心中底聖體；但是吾終是不願領了聖體，和他們一同玩啲！」



中拿出一本藍簿面的小冊子。

神父緊緊抱着他，吻，吻，吻了一個長吻。

「你說的那一個，是誰？」

「啊！神父也知道，他就是聖達爾西斯！」他說時，從袋

二 寬宥



(張七十)的及得來哪要不見儒些快

是主日的早晨，堂頂上清亮的鐘聲，抑……地傳來；三寶伸出

十個指頭，好似通烟囪司務；

因為他方纔替母親把煤炭放在

煤桶中，就是用鏟子鏟，終也

要染着一些煤灰

「水和肥皂也沒有，怎樣

洗手？」

他的姊姊，就放了一面盆

水，給他洗手，洗好了手，匆

匆地穿襪子，襪子是新的，所

以很緊；愈是急，愈是穿不進。好不容易把它穿進；但是已是上氣接不着下氣，他整了整衣服，頭髮；又把一雙皮鞋擦得烏亮，就很快樂地出門了。

天上蓋滿烏雲，下雨已是意中事；却也有好事的一線陽光，從烏雲底間隙中，偷偷地爬了出來，照在三寶微笑的面孔上。

儒兒手中拿着一根棒，把陰溝中的污水撥了出來，幸虧三寶眼快，就一跳；非然者，一定滿身濺着污泥水；可惜他那雙擦得烏亮的皮鞋上，已濺着幾點了。

「啊吾雙亮皮鞋！」

儒兒冷笑一聲；到底他恨不能濺污三寶底衣服。他慢慢地踱進家中，門開處，在儒兒面前，立着一個凶狠的婦人。她手中拿着一條鞭子，看見儒兒進來，一手高舉鞭子，一手把門「碰」的

一關。三寶呆了半響。他知道儒兒這次可糟了，一定要打得天昏地轉！

三寶本是個好孩子，他幾時看見妹妹哭，就把自己的糖，塞在她的嘴裏；他從來不和人打架。他第三個狡猾的妹妹，一看見三寶底袋中漏出了一粒糖來，就急忙拾起來，向自己嘴裏亂送；三兒却並不發怒，只是一笑。這次，對於儒兒的受鞭打，竟快樂得很。

「啊，這個儒兒！這次可知道了！前幾天，他在堂中請吾吃拳頭，今天又來尋事，把污水灑在吾皮鞋上，他也太不講理了！現在他吃鞭子是應該的，巴不得打得重些！」

但是後來，他想起自己是個聖體軍，該當忍受凌辱，怎樣好望人家打得重些呢？所以他一回到家中，便告訴他的姊姊：說儒

兒給鞭子打，一定打得跳起來。他說這幾句話時，並不帶着得意的樣子。後來他在省察時，又想起這事：「啊！吾爲什麼要望儒兒打得重些呢？即使打得重些，爲吾有什麼好處？吾是個聖體軍人！啊聖體軍人！做一個聖體軍人，該當望人家吃鞭子麼？該當望人家打得重些麼？啊聖體軍人不該當寬宥仇人麼？吾記得若翰常常說：「愛慕恩人和吾要好的人，是沒有什麼稀奇的；因爲畜牲也會，外教人也會；吾既然不是畜牲，又不是外教人，吾是教友；那末做一個教友，不該更進一步愛慕仇人麼？……」吾非但是一個教友，還是個聖體軍人。照神父說：「小軍人，是耶穌底好朋友。」耶穌曾在十字架上求聖父寬宥惡人；吾既是耶穌底好朋友，所以該當像耶穌纔是！……吾將怎樣真心寬宥儒兒呢？假如不寬宥儒兒，吾的良心終不能平安……」

他想了好久。他想尋個機會和儒兒重歸和好。他想：「最好是望儒兒跌在河裏；於是吾就脫去大衣，皮鞋，如俠客一般，撲通一聲，跳入河中，把儒兒負上岸來！」

「不！這不對！——他又想——怎麼好望人家跌在河裏呢？跌在河裏不是一件玩耍的事！」

「啊！吾將樣寬宥儒兒呢！」

*

*

*

這次他倆又遇見了。儒兒從新開的米店中出來，手中捧着一笕箕米。儒兒真是個頑兒，走路不是拖着鞋底，就是拿着木棒一面劃牆壁，一面朝前走。這次，他買米去時，把淘米笕箕的底，沿着牆壁磨；於是就磨破一個小洞，他却不知道。買了米出店，

寬

有

米就一粒一粒從小洞處漏了出來，他又不很安靜般的捧着；所以米漏出更多。

如今三寶遇見自己的仇人，又看見他的米，從淘米筲箕底漏出來，他忽然想到顯出自己寬宥儒兒的機會來了，他立刻大聲喊道：「儒兒！儒兒！米快漏光了……！」

儒兒俯首一望，嚇得面孔灰白，竟然呆望淘米筲箕，不知怎樣做纔好？

「儒兒！漏光了！」

「怎樣纔好呢？假如她……來看見了……，將……要怎……樣……呢？」

「她？誰？」

「姑母……！」

三寶知道：一定又是那天看見的，拿鞭子的婦人了。

「儒兒！那麼，吾們大家快快拾罷！她現在還沒有來。」
他倆俯着身子，急忙地拾着。

「快些！快些！儒兒！不要嚇，來得及的！」

★

★

★

這件事後，三寶覺得心靈中平安了不少，他覺得自己已經真切地寬宥儒兒了，他覺得已做了一件最稱耶穌心的事。啊！多麼光榮！他並非爲別人，是爲他的仇人喲！他跳着，笑着，很快樂地回到家中。





三 感 化

(第三十二張)了堂進常常此從他

自從拾米事後，三寶常遇見儒兒，或是在早上，或是在晚上，這並非是偶然的，實在儒兒故意如此。這次三寶回家去吃午飯時，又遇見儒兒了。儒兒一見三寶，就在後面隨着。因為儒兒要同三寶說話，說一聲：『對不起』，賠一個『不是』；但是他沒有勇氣說這句

威

化

話，他怕難爲情，他盼望三寶先開口，然後可以接上去；三寶沒有知道，所以很是不快樂，他自言自語地說：「這個傢伙太不近人情了！每次走路，常遇見這怨家，他還故意跟吾，好似尋事一般，吾也算真心待他了！」

三寶就回首問道：「儒兒！你到底要我怎樣？你還不諒解吾的苦心麼？」

「……」

「請你回答我！儒兒！」

儒兒默然不聲；眼目中已流露賠不是的神氣。他懺悔以前不該在堂中打三寶，他懺悔不該在主日早晨，用污水洒在三寶底皮鞋上；三寶却不記前仇，竟然相帮他拾米。他懺悔了！他覺悟了！他想和三寶做一個朋友。

這時，三寶看見儒兒不聲不說，俯着首，有時微微地舉着雙目；他覺得儒兒這次有些改變了；然而三寶還是不快樂，寬宥固然是應當的；同狡猾的頑童做朋友，那麼有些不值得。三寶就對儒兒說：「儒兒！你去罷！」

三寶呆呆立着，待儒兒走得遠了，纔慢慢地回家。在路上，他覺得心靈中有個聲音對他說：「三寶！你爲什麼不和頑童做朋友？假如人人都看輕他，沒有人去指示他，那麼他常常是個無賴漢了！三寶你不可憐他麼？假如你也沒有你的好爸爸好媽媽，人家隨你如野草般生長；假如你每天常是吃鞭子，一些也聽不到溫存的話；那麼無疑地，你也和他一樣；你也好似一條野狗，東奔西跑；你也是一個頑童；你也是個無賴漢！三寶！你有你的好爸爸好媽媽；你不像儒兒，你該感謝天主；因爲是天主賞賜你的。」

你爲什麼矜誇自己？輕看別人呢？儒兒並非是像蠢牛一般沒智識的，他也知道你待他好，他也知恩不忘的；可憐的儒兒，他的姑母是這樣的凶狠，在世上竟沒有一人愛他；三寶！你的母親不像他姑母一般硬心！三寶！你是聖體軍！你也記得：若翰和他的聖體軍團，爲感化阿發，用了幾許祈禱？幾許克苦？啊！爲感化一個人，不是一件便當的事！三寶！你是個聖體軍人，你當盡宗徒底職分，你對於儒兒底靈魂，將怎樣呢？如今儒兒親自來尋你，而你反不快樂，反不願和他做朋友，做了一個頑童，就不能感化了麼？就至終不能升天堂了麼？……

三寶感動了，他覺得不該這樣待儒兒，他願意做了小宗徒，他願意爲耶穌做儒兒底朋友

這一次，他又遇見儒兒了。三寶微笑地對他說：「儒兒！今天嬰孩會開會，你有空麼？和我一同去好麼？那邊很開心！但是你當知道：假如你去，該有些禮貌，不該像有神經病般的隨意亂說：『儒兒！和吾一同去好麼？』」

儒兒微微地點了點頭，說一聲好，隨着三寶去了。

儒兒也在嬰孩會中報了名，他從此也常常進堂了。

第一個主日：他睜着烏亮的眼珠，對着祭台坐着。

第二個主日：他打呵欠了，他終於打呵欠了！

第三個主日：他跪在有褥子的跪凳上，左右膝蓋一上一下，

好似跳舞一般；手緊靠在跪凳底靠手上，還不時的移動磨擦，把銅皮包的靠手擦得很亮。

第四個主日：他畫十字好似驅蒼蠅，打千如彈簧一般，他低

聲唧唧和座旁同學談話，啊他實在太不堪了！神父叫他一人獨自跪在一張跪凳上，他却還回首對後面的同學笑笑，做做鬼臉，伸伸舌頭，神父不要他進嬰孩會，幸虧三寶百般爲他求情。

儒兒知道神父要開除他，他覺得很是不快樂，他想：「進什麼嬰孩會老人會，狠些什麼？不進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他走到家門前，氣憤交胸，狠命地在門上重重的敲了幾下，聊以出出胸中底氣，門開了，他一步跨進門口；只覺得頭上「拍」的一下，繼而背上，臂上，腿上，他知道一定又是鞭子了，他又聽得姑母對他說：「大少爺！『碰』！『碰』！『碰』！拷得這樣響，狠末給我滾出去！年紀這樣大了，還不立業成家，……你算看輕吾，當我是你的相幫人，拷得響些，給你洗衣，燒飯，還要受你的氣，你父親又沒有什麼家產傳下來：！」

儒兒氣上加氣，哭了一夜，早晨出門，遇見三寶。三寶見他雙目紅腫，就問他爲什麼？儒兒就把昨夜的事，告訴三寶。三寶就安慰他說：「儒兒！在世上雖然受氣，但是忍耐些罷！世界是不常久的！幾時你受氣的時候，只要想起天堂，那邊沒有淚，沒有鞭子，姑母棄絕你，小耶穌終不棄絕你的。他常常愛你，有時你得罪他，他還愛你，只要念經時熱心些，他就快樂了。儒兒！你愛他罷！他是可愛的！」

第五個主日：他大大的改變了，有一刻鐘的常久，不瞬地注視着聖體龕子！

第六個主日：他很守規矩。

第七個主日：他念經像天神

有人問起儒兒，大家都說：「他感化了！他進步了！」

日雖西沉，却還流露出紅光數道；好似太陽尙伸着頭，依戀它經過的路程。

不多時，星夜已籠罩大地，空氣壓力很重，諒來是大風底先兆。三寶和儒兒，都從家中出來乘涼。

「儒兒是你麼？」

「是的，三寶！天熱啲！」

「不錯，吾也覺着熱得要命。」

他倆靜了一下，仰望着点点繁星，繼而儒兒對三寶說：「三

寶吾想……」

「你想，你想什麼？」

軍，不是出風頭。」

「想進聖體軍。」

「但是你還未明白什麼是聖體軍。」

「吾知道你也進，所以吾也想……」

「……」三寶不說什麼。

「你想神父不收吾麼？吾比從前有志氣了。」

「是的，神父也說你現在有志氣了；但是你當知道：進聖體

「誰說出風頭？」

「進聖體軍，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進的，該當愛慕耶穌。」

儒兒大聲地說：「吾愛他！」

「幾時起頭的？」

「已經有一個多月了，從前吾不會愛他，吾也不認得他。」

麼！

「啊儒兒！你自小領洗的，怎麼，只在前一月，開始愛他的

「閒話不要多說，愛他吾知道了，還該當做什麼呢？」

「做一個聖體軍，第一該當在每天清晨起身時，把一天的工作都奉獻給他，」

「奉獻給誰？」

「奉獻給耶穌聖心。」

「就是耶穌聖心麼？啊好天主！吾將一切都獻給你，但是該當怎樣奉獻？」

「三寶望着天，想了一下，活潑地對他說：『譬如你的姑母給你十個銅元。』」

「給吾十個銅元麼？啊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譬喻，如今你假使有十個銅元，或是立刻用去，或是你藏着，爲將來買緊要的東西。」

「啊！除非吾沒有錢；假使吾有錢，一定不肯藏起來的。」
「吾們聖體軍也是這樣藏在耶穌聖心中；吾們所藏的，不是銅元，是一日的工作。」

「真的麼？但是該當藏些什麼工作呢？」

「這很便當，一天到夜所做的工作：如吃飯，玩耍，睡覺，都好好的做，爲耶穌而做，再譬如：感化罪人，幫助傳教士——但是你不要驚奇吾們的職分。論到盡吾們工作感化罪人，而罪人仍是如此，這是另一問題；只要吾們做吾們的工作，不把一天底光陰，白白地過了去就是了。」

「多麼偉大的工作！但是，厭氣了該怎樣？」

「厭氣麼？更加該當努力，因為這恰正是小克苦！」

「小阿哥？吾沒有小阿哥，也沒有大阿哥？」

「不是小阿哥，小克苦，就是一件不照自己意思的事；但是爲耶穌，或是爲別的好處，吾就忍受了，或是去做了。」

「……」

「儒兒！你有些不懂麼？譬如你有一粒咖啡糖，你不吃，因着爲……」

「一粒咖啡糖！豈肯放過，哪有不吃之理！」

「慢慢些，吾還沒有說完喲。譬如你很想吃；但是你爲愛耶穌，就不吃，或是送給別人吃：儒兒！論到小克苦，一天不知要遇到幾許，它是有許多許多！」

「慢——慢！你方纔說的小克苦就是……就是什麼？」

「啊你怎麼這樣笨，小克苦就是一件吾不喜歡去做的事；但是爲耶穌，吾就去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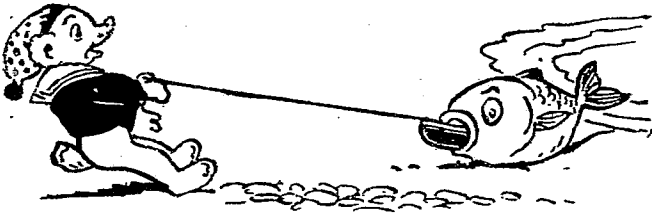
儒兒家底門開了。

「進來！儒兒！小窩三！」



化

威





〔……耶穌小你爲是都這耶穌小〕
(張五十三第)

四 克 苦

眼巴巴望了許久的暑假，終究到了。發獎賞時，儒兒睜着小眼睛，望着獎賞檯上許多美麗的獎品，他希望這些都給他。發好

後，他依舊是二手空空。三寶雖然是新學生，却因努力用心，竟考了第一名。幾時市長把獎賞授給他的時候，微笑地對他說道：「小朋友！繼續

你的工作，努力罷！」

到下學期，三寶底成績一定更好了；儒兒也必定要進步，因為他並不是個笨貨；你看：幾時神父問他上次教給他的道理時，他都能一一背誦，幾時問他聖體是什麼，他就立刻回答：「是小耶穌，是小耶穌。」

眼巴巴望了許久的暑假，終究是到了，到底整天沒有功課閒暇着，確很厭氣悶沉；所以三寶和儒兒，常到嬰孩會所裏去。嬰孩會底會所很是美麗，是用玫瑰色的花磚砌成的；屋前也有一座小花園，花園中還有小耶穌亭，會所一共三間，花園底正門旁，居然也有一間門房，看門老頭子很凶；但是一看見神父，却不散響了。

昨天，那個老頭子不留心，放進一條野狗；竟把小耶穌亭前

底鳳仙花都踐壞了。神父很不快樂，老頭子只得呆頓頓地讓神父呵責。

儒兒一聽見這事，就在後一天早晨，在他的一個小朋友那邊借了一把刀，到荒野裏掘了幾顆野玫瑰——這是有莢的野花——他把這些花，種在小耶穌亭前；他以爲鳳仙花已給野狗踐壞了，假如不幸那條野狗再進來，那麼雖然是狗；終也怕痛的，有莢的花終不敢去踐踏的。

儒兒掘了許多，很興奮地移種在小耶穌亭前。但是啊！他頭上，手上，給野玫瑰刺了許多傷痕。他種好後，拱了他二隻滿染着污泥和血迹的手，對着小耶穌說：「小耶穌！這都是爲你！小耶穌：！」

儒兒底心靈上，充滿着愉快，一步一步的走到散心間去。神

父看見他走來，很不快樂說：「儒兒！怎麼這樣晚？」

「哦！」

「你又同壞朋友去玩耍了？」

「不，神父！」

「啊！不嗎？你到鏡子前去照照看，額角上哪裏來的血痕，一定又是打架了，諒來這傷終不是給小貓抓傷的麼？」

「不是貓！神父！」

「那麼一定是給人家打起的！」

「不，也不是人！」

「那麼是誰？」

「不是誰！是花！」

「花？什麼花？」

「一種：在：小耶穌亭前的……花！」

「什麼？花：？好：；來來，到小耶穌亭前去看。」

這時儒兒心靈中忽然起了一陣悲哀，他想：「小耶穌啊！吾爲你做事，還給玫瑰花刺了許多傷痕，神父却還要見怪……」猛然，他想起三寶對他說克苦底定義，他的思想又變了——儒兒！你爲耶穌，第一次做小克苦，就是這樣了；你只爲耶穌刺了一些傷痕，給神父說了幾句，就不甘心了。耶穌爲你釘在十字架上，給惡人唾罵，却連一句話也不說什麼。他又不是應該釘在十字架上的，他又不是應該受惡人唾罵的，他是爲你啣！他却甘心地忍受了。現在神父又沒有說錯，你是晚到；即使說錯，你也該爲你所犯的罪而忍受。啊儒兒！你爲耶穌第一次，而又是這樣小的克苦，就是這樣了，你不覺羞愧麼？」

於是儒兒提起精神，隨着神父到小花園中。神父一看見小耶穌亭前新種着野玫瑰，就說：「啊！就是野玫瑰麼？」

「正是玫瑰，這是吾種的，吾還揀了大而美麗的；但是它有莢，假如沒有就……」

「這是野花！怎麼把野花種在小耶穌亭前？」

「因為它有莢；假如它沒有莢，爲吾更好；但是吾願揀選有莢，因爲吾願意做一個……」

「做一個？做一個什麼？」

「一個小克苦！真的，吾願意給它刺傷，都是爲小耶穌的緣故。」

「啊儒兒！小克苦麼？」

這時神父感動了，伸手握著儒兒底手說：「儒兒，你是個好

孩子，努力罷！爲小耶穌！」

儒兒很快樂，他想至少已做了一樣。







五 熱 心

(張四十四第)上杆欄底橋木在請你見看吾

光陰過得很快，儒兒做小
克苦也日進不息。他也每日点
聖心寶藏了，到了聖體軍交聖
心寶藏時，他也強拗着要交，
三寶常對他說：「你又不是聖
體軍，不要交。」他却終是這
樣回答：「吾如今雖然不是聖
體軍，但是將來吾要做個小軍
人，所以如今不妨也試試。」

真的，儒兒很愛聖體軍，他巴不得立刻進聖體軍。自從那天晚上，三寶把聖體軍底要義告知他後；他常常想，竟然睡夢中，也常看見自己是個小軍人。這也沒有什麼稀奇，在他心目中，除了耶穌，只有聖體軍！

在某一個瞻禮五，散心時。他走到神父跟前，懇摯地對神父說：「神父！請你許吾進聖體軍；」

這時，同學們都鬨然大笑；因為他們記得：儒兒從前怎樣潑皮，常常打架尋事；幾時監學不留心，就對正經些的同學，偷偷地踢了一腳；或是罵一聲「假聖隱」。但是儒兒不是這樣想，他想只要改過就是了。然而神父却這樣回答他：「好！小朋友！只要你常常熱心，將來終可以的。」

儒兒只得搔搔頭皮走開了，啊！可憐的儒兒！

暑假將告終了，爲結束暑假，神父就許嬰孩會會友，到遠處去旅行。大家都拍手贊成，於是都穿着新衣服帶上皮袋，整齊地立着，前面國旗和小軍樂隊。

「看齊！開步走！一！一！一二！一！一！」

忽然隊長走來，吹了一聲叫子，高聲喊：「止步！」他們都驚異地互相望着，有的互相低問：「爲什麼？不走了麼？不是今天去麼？……但是告示牌上明明寫是今天？……」

「神父沒有來，所以慢慢動身。」

神父仍在會所中，三寶眼淚雙掛的立着。他不背皮袋，也不穿新衣裳；一望而知：三寶不和他們一同去旅行。三寶拭着眼淚

說：「神父！姊姊告訴我：今天她看見儒兒同着五六個頑童去玩要，其中還有小鬼大王叫大發，他是最頑皮的。」神父就安慰他說：「三寶！不要哭！你是個聖體軍，該當勇敢些！百事都付諸小耶穌手中，小耶穌一定肯幫助你的。只要有小耶穌相幫，還怕什麼？吾要爲你們祈求，你也要爲他祈求，不要失望，」

*

*

*

在一條涓涓的清流旁，三寶和儒兒坐着。儒兒底大衣；已有幾個新破的洞；三寶拭着左頰上的血說：「儒兒！吾如今再也不能追你了，今天你累我跑得好苦！啊，吾各處都去尋你，吾連自己也不知道吾要到哪裏去？後來吾看見你騎在木橋底欄干上，一如前幾月的你。啊儒兒！你又變心了麼？」

要了？」

「怎樣你左頰上有血，還給他投出血麼？」

「這些閒事不必多說了，吾問你：爲什麼你又和頑兒一同玩

「……………」

「大發麼？他把石子投你，是嗎？」

「如今還好，終算把你尋到……你可看見大發？」

「你賊我時，嚇得吾一跳，幾乎跌下去。」

堂·

「儒兒哭着道：『這是吾叫他們的，因爲吾想：叫他們一同進

「什麼運氣，你爲什麼和他一同玩呢？」

「儒兒底眼角有些潤濕了，他說：『啊吾終沒有運氣！』」

「啊不要反轉來給他們叫去！你只有一人，他們是七人，你

豈是比他們還狠麼？固然這是小宗徒底職分，但是太危險了！聖體軍感化罪人，是先當用祈禱克苦，領聖體；假如對方有些感動了，就乘機進幾句話，並非置身其中，和他們一同玩；因為這是有害而無益的。」

「啊吾常常失敗的！」

「但是，儒兒！過去的已過去了，以後，吾們大家爲大發祈禱，克苦，領聖體罷！」

★

★

★

儒兒雖是好心好意；但他實在太粗心冒失，所以仍不能進聖體軍！雖然這樣，他又繼續努力二個月，終於在他初領聖體前八日報了名。至於幾時他正式算小軍人？那却還沒有一定，神父只

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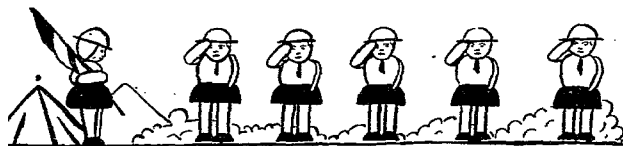
威

是這樣對他說：「儒兒！只要你有常心！」



心

熱





六 衣服

(張五十五第)……麼好它碎打

聽道理的時候快到了，十二個小軍人，已在課堂中待神父來。三寶拿着一只積錢罐——這是他們一團，一主日來，每天省下的銅元——他在手中量了一量，他覺得很重；他就高揚着，對十一個小軍人說：「打碎它好麼？」

十一個小軍人，大家高喊

說：「好！是……！打碎它，打……！打得重些……！快打……！」

「打了？」

他們同聲說：「打！」

「當心你們的腳！」

崩！格喇喇……！……！

三寶就說：「快拾！快拾！」

銅元都向全課堂亂滾，十二個軍人——三寶也在內——都爭先恐

後地拾。

「快些！」三寶說：「快些拾起來給我，讓吾算算有幾個。」

神父快要進來了；然而吾可以向他說明，快些！快些！時候沒有了！——

其中一個高聲說：「吾拾到廿三個！」

「吾九個！」

「吾八個！」

「吾十二個！」

「三寶，吾十六個！」

「再加七，加五，加十三，加二十。」又有四個說。

「再要加二！」

「還有三十！」最後一個說。

加二……等於五十一，留五寫一……噯！大家輕些……不要嚷！」
三寶拿了一段短鉛筆，在他日記簿上開始算了——「三加六

「三寶！一共幾個？」

「一百五十一個銅元！」

「一共有幾塊錢呢？」

「這吾不知道了……讓吾算一算，三個銅元算一分，十分算一角，十角算一元。那麼三十個銅元算一角，一百五十一有幾個三十，有……有……五個三十餘一，啊！大家聽好！一共五角一個銅元！」

「只有五角一個銅元麼？」

「只有這些錢！」

神父進來了，看見他們忙得很，又聽見三寶說：「只有這些錢，」於是就問三寶說：「錢？用錢來買什麼？幫助中國傳教區麼？」

「不！不是爲中國，想買件衣服……」

「買衣服？」

「是的！買一身全套的衣裳；可惜錢不夠，因爲吾們想爲儒」

兒買衣裳，他快要初領聖體了；但是他新衣服沒有，他的姑母，神父也知道，一定是不肯買的。」

「什麼？」

「三寶幾乎要哭了：『真的，吾們只有五只角子；但是吾們不知做了幾許小克苦。一主日來，媽媽給我們的錢，吾們都……沒有用，吾們以爲積了許多，但是一算……！』」

「好！好！大家坐好！你們把錢都給吾，吾來代你們買！」

「要買全套的！」

「知道了！」

「鞋子也在內的。」

「好！好！鞋子也算就是了。」

初領聖體的前一日，下半年，儒兒從堂中辦了神工出來，心靈中充滿了愉快。啊！如今他的靈魂，冰清玉潔。屋頂上已鋪着一層皎潔的白雪，冬天已經偷偷地來了。真的，明天已是聖母無原罪瞻禮了。啊多麼大，多麼美的慶日喲！明天，另外也是儒兒第一次迎接耶穌到他小心中！

「明天！明天！——他默默他說。」

他愉快極了，他跑得很快，很快。他覺腳底有些痛，舉足一看，看見他的皮鞋已穿了一個大洞。他看了後，微微一笑。他的帽子也破了，左面一只血紅的耳朵，露在外面。朔風吹得很緊，他胸口凸得很高。——啊原來他緊緊地抱着：一包新衣服，和一雙

★

★

★

新皮鞋。

忽然大發攔住去路，說：「怎麼你的胸口這樣高？可是吞下了一只大皮球麼？」

「這是衣裳！」

「是衣裳？是你的麼？」

「不關你什麼事。」

「老子不關，誰關？」

「走！！！」

「讓吾看看又不要緊！」

儒兒就打開來給他看，大發看着說：「一雙新皮鞋，……是你
的麼？……爲什麼鬼頭鬼腦跑得這樣快？……是偷來的！！！」

「吾從未偷過人家東西！」

正在他倆爭吵的時候，儒兒底姑母走來，對正儒兒就是二個耳光，拉着他的耳朵，直奔到家中。儒兒嚇得嘴唇發白說：「這不……是偷來的！這……是人……家送給……我的……；因為……：吾……明天要……初領聖體！」

「初領聖體？你想騙我，初領聖體是在夏天的，你想吾不知道麼？」

「真是人家送給我的！」

「你還要回嘴，是人家送給我的，是人家送給我的，天下沒有這樣好人，人家豈是看你這個小癩三好看，送給你衣裳！這明明是偷來的！」

儒兒默着不響，她就一手把衣服搶來說：「幸虧吾早拉你進來；非然者，給這衣服的主人追着，你這小赤老要吃官司！偷了

人家東西，還要說謊，騙我。這非但塌你爺的面子，還要塌吾面子！這裏用不着你，給吾滾出去！」

儒兒給她推推拉拉，一直逐出門外！

當儒兒辦神工的時候，已是下午四點鐘了，另外冬天日短，所以，如今已是黑夜了！她把他推了出去，一手把門「碰」的「關」；儒兒回首一望，看見門緊緊地關着。他伸手想敲門，但是又縮了回來。因為他怕！他怕他姑母開門出來，非但要吃一頓意外的鞭子；而且還是不能進去。他也不敢停留；因為他怕他姑母在樓上窗口望他；見他不走，或許要潑水下來，他只得走了！

啊但是他到哪裏去呢？白雪霏霏，黑夜沉沉。他沒有傘，皮鞋底已破了一個漏洞。腹中一陣輾轉，衣服又這樣單薄！

街路上沒有行人，連一條野狗也沒有，四週都寂靜得很，只

有一朵一朵雪花，落在絨絨勻整的雪地上時，發着細柔的聲調；只有瘦弱的樹枝，任片片白雪緊壓在它身上；只有街旁路燈，閃着瑟縮的燈光。他獨自踽踽地走着；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裏去？他躊躇徘徊，回首望着白茫茫的大地，一剎那，雪朵掩蓋了他腳跡。唉！快樂的希望，也同時抹煞了！他看見鄰居人家烟囱上還是縷縷不絕地出着烟，電燈還亮着，他想：或許現在他們全家老小正在圍爐取暖；或許孩兒們繞着父親，聽有趣味的故事；或許慈母抱着自己的兒子，唱着催眠的歌曲；但是他想到自己喲，是個沒爺娘的，所有的：只是一個凶狠的姑母。啊！他們都享着天倫樂趣，自己却被姑母逐了出來，還在這淒冷的雪夜！

四週的雪，跳着，舞着，却還增加了他無謂的寒冷！

他漸漸的跪到了，一顆熱淚，從他眼眶中滾了出來，沾沁入

潔白的雪花中：「啊小耶穌！你到底要吾做些什麼？請你收吾的靈魂罷！」

啊一個天真純潔的孤兒，在這白雪飛揚的夜間，給他姑母逐了出來，滿身是雪，跪在白茫茫的雪地上，禱着，哭着！

四週的雪，跳着，舞着，却還增加他無謂的寒冷！

猛然，他想起自己要做一個聖體軍；做聖體軍，是該當忍受艱苦的。他記得也是這樣的雪夜，小耶穌，生在四面通風的馬棚裡；沒有被，也沒有床；於是他就毅然的立了起來，高喊：「承行爾旨……感謝主恩！」

淒婉的喊聲，驚起了樹上老鳥，拍拍的飛起，把枝上的白雪都震了下來；他的淚也不禁的涇涇而下！

四週的雪，跳着，舞着，還增加他無謂的寒冷！

服 衣



七
初領聖體



(張六十七)耶穌好着懷地緊緊是只他

這夜，三寶
輾轉不能成眠。
他想起今天課堂
中，考試時的算
學題目、題目爲
他很便當，幾時
別的同学都在停
筆想的時候，他
已經做好了；但

是他又想恐怕不對。

他忽然又想到明天，啊明天！明天！他終不能成眠，思想圍繞着他。

忽然一道清涼的月光，照進屋子。

「啊月麼？他默默地說，月？那末現在外邊雪一定不落了！水一定結的。到明天，雪一定不會立刻溶解的麼？這諒來是一定不會的，因為天氣冷不能溶雪，只有太陽和火……啊天窗上仍是蓋着雪，明天一定又可以玩雪了！」

他回憶到某一個冬夜：這時還住在舊房子中，光也照進屋子，他坐在椅子上，默然地望着窗外，他看見外邊沒有污穢的街道，房子，一切；只有月光和雪光，溶成一片，映出一幅美妙的景緻。他想到這裏，微微地對繁星一笑。他終不能成眠，於是就

坐了起來，繼而，他的視線移向窗外，他看見……看見了一個孩子，滿身是雪，在雪地上徘徊躊躇。

三寶立刻從床上跳了起來，披了大衣，依窗望着！

「這是……儒……儒兒麼？還是吾眼……？不？但是爲什麼在這夜闌人靜的雪夜，獨自在街上低徊？」

月光照着儒兒全無血色的面孔，三寶不禁地開了窗，高喊：「儒兒！儒兒！怎麼你沒有聽見麼？」

喊了許久，儒兒仍是呆頓頓地，徘徊，徘徊。

於是三寶穿了皮鞋，三腳兩步的走下樓，開了門，直奔向儒兒。——「儒兒！你在這樣的夜間，還出來做些什麼？」

儒兒默然不聲，只是格格地兩行牙齒相戰不停，他失了知覺般的任三寶抱，拉，一直進到房中，三寶叫他坐在火爐旁，給他

吃一些酒。

「儒兒你瘋了麼？怎麼在這雪夜，獨自一人出來？」

歇了長久，儒兒纔喃喃地說：「她……她把吾逐出門外，吾

沒法，就走……走了……以後的……吾不……知道……！」

三寶望着儒兒的面孔說：「或許你病了麼？」

「恐怕。」

三寶知道儒兒夜飯也沒有吃過，於是輕輕地到廚房中，拿些

吃剩的蛋糕，還有一杯牛奶；但是儒兒只吃一些

「儒兒！如今時光不早了，吾們睏罷！不過輕聲些；因為爸

爸媽媽都睡了。」

三寶把自己的床讓給儒兒睏，自己睡在榻上。儒兒睡在床上

的時候，還嘆了一口長氣說：「她……把吾……的搶去……！」

三寶知道一定是說他的新衣服與新鞋子。

★

★

★

「儒兒！好起身了！今日是你一生最美的一天。」

儒兒還酣睡着，他迷朦中聽得是最美的一天，就微微地張開眼皮說：「是最美的一天？」

「怎麼你竟忘了？今天是你初領聖體的一天喲：……」

於是他起身，揉揉眼皮，跪在床上，劃了十字，拱着手，很熱心地念着：「獻工誦」：這經是聖體軍人每天清晨應當念的。他雖然不是小軍人；但是每次起身時，終未忘記過一次。

啊！天主底聖寵，神父底訓誨，三寶底表樣，竟把一個頑童變成熱心的好孩子！

他感謝小耶穌救助他，啊一定的，小耶穌要賞賜他，一切！一切！一切！

三寶又把自己最美麗的衣服，借給他穿；於是儒兒更其快樂了。

儒兒有些不放心的，他問三寶說：「你借衣裳給我穿，有沒有告訴你媽媽？她要罵麼？」

「不！她不會說什麼的！」

「她很好麼？」

「媽麼？自然！你待一下自會知道，吾的爸爸也……你的事，吾已告知他們了，他們要和你一同到堂裏去。」

「你：你和吾一同回：來麼？」

「不！你們望七點鐘彌撒，吾去望八點鐘的一台；因為吾要

看管小弟弟。」

啊偉大的三寶，因為在這樣的大瞻禮日，他把自己美麗的衣服，讓給他小朋友穿；自己却穿了舊衣裳去望八點鐘彌撒！

★

★

★

他雖然被姑母棄絕，如今却天國皇上，親來慰問。他心靈中只有愉快，甜蜜，溫存。他對耶穌說些什麼，我們不能知道；他只是緊緊地懷着好耶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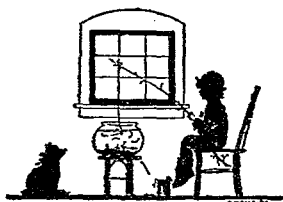
謝聖體後，三寶底爸爸領儒兒出堂；三寶底媽媽，撫着他的頭；三寶三個妹妹，拿着幾粒咖啡糖。偷偷放在儒兒底袋中。本堂神父也出來了，看見儒兒就說：「啊儒兒！恭喜！」三寶底爸爸，就對神父輕輕地述說昨夜的事。

本堂神父要請儒兒吃早飯，他們謝絕了；因為他們已預備一

只大而美的冬至蛋糕：爲慶祝儒兒初領聖體。

三寶底三個妹妹，聽見有冬至蛋糕吃，都很快樂；不禁在堂前踏步上，跳上，跳下。

儒兒並不饑餓，他毫無精神。三寶底媽媽看着他，又對她丈夫說：「儒兒病了！」



八
新家庭

從那夜，這個潑婦把她姪子逐出後，這新聞徧傳全村。大家

都憤憤不平說：

「該當告知警察，怎麼

把自己嫡親姪子，在雪夜裏

逐出門？這樣小孩子，怎能

受得住冷？」

「這樣凶狠的婦人，毫

無心肝的，竟做出這般的事

來！」

（張四十八）事麼什算不敵吃人個一多

「把這婦人投在河水裏，看她吃得消不？」

全村子底人都在議論這件事，儒兒底姑母，自己也覺得再沒什麼面子住在這事了。就在某個夜上，偷偷地搬了場；她搬到哪裏，沒有一人知道。

這時儒兒仍住在三寶底家中，他真的病着，病得很重。三寶底媽媽，很留心看護他；三寶底爸爸，每天工作回家，終去看看儒兒。三寶則自然不消說得，更是替他擔憂，他同自己的妹妹們熱心求小耶穌，賞賜儒兒早日痊愈。

本堂神父也常來望望儒兒；於是儒兒也開始笑了，話了。幾時神父來時，儒兒第一句終是說：「神父！現在你可以許吾進聖體軍了。」神父知道如今是不能慢了；就在某一天，神父立在儒兒床邊，教儒兒念進聖體軍的經文，三寶唱着聖體軍軍歌，繼而

神父對儒兒說：「如今你發誓罷！你該當完全守好聖體軍一切規則：祈禱，克苦，領聖體；你當做個小宗徒，你當請小耶穌做你心中之王！」

「是！是！吾發誓！吾將完全守好！」

神父去後，儒兒很是快樂，病勢也減了大半，他回憶幾月以來，為做一個聖體軍，不知經歷幾許艱難，如今已如願以償，一待病好，還要繼續努力。

病中無事，三寶的故事都說完了。有一天，他倆默默對着，忽然僕人進來對三寶說：「少爺！外邊有個小孩子要看儒兒。」

「是誰？」

「他自己說是叫大發。」

三寶很驚異，就對僕人說：「叫他進來！」

大發畢端畢正的走進來；儒兒一看，很是驚異，就對他說：

「大發！你來做什麼？」

「吾……來……求你寬……宥！」

「……………」

「前幾星期……吾高……高聲說你……衣服是偷來的，以致你的姑……母……把你逐出……門外，這……都是我不好……！」

啊大發也感化！大發竟然也感化了！

儒兒就溫柔地對大發說：「大發——放心罷！吾必不放在心上，你不必求吾寬宥；你只要求小耶穌寬宥就是了！」

大發也進了嬰孩會，後來也做個好軍人。

★

★

★

儒兒底病好了，三寶全家，爲慶祝他的病痊；就預備了一席酒；但是儒兒有些不高興，三寶底姊姊就對母親說：「媽媽！儒兒聽見有人提及放他在孤兒院中，所以他有些不高興。」

三寶底母親就問儒兒說：「儒兒！你常常住在這裡好麼？」儒兒微笑答道：「好的！」

「雖然，吾們並非是百萬家產的人家；吾只是因爲不忍把你放在孤兒院中！」

三寶底爸爸也應允了，他說道：「多一個人吃飯，不算什麼事。但是儒兒！你不該當再墮落做個小流氓，你當繼續努力，你千萬記着，吾並不說什麼笑話。」

啊放心罷！三寶底爸爸，儒兒今後一定不辜負你的期望，必不重墮入先前的境地中，他真切的感化了！另外三寶還要幫助他

做個好軍人呢！



在霞鋪雲蔚的公教園地中，一個青年，獨自抱着三弦琴；疎影暗香裏，鳥聲嚶嚶中，播弄出傳神的曲調：



一根弦，雍容揄揚的新體詩。

一根弦，天真爛漫的孩兒歌。

一根弦，音調和諧的表演歌。

在此，歡迎公教小學採作音樂課本！歡迎公教青年作為課外讀本！記住！這本是張孝松著的《花鳥曲》！

張希斌譯 小宗徒 再版本

- 文字兒童化，再版本 又改淺了不少。
- 裝訂藝術化，再版本 益加新奇精麗。
- 價值普遍化，再版本 再減低了許多。

這本是電影小說，取材精警，編輯活潑，最合學生理，已使不知多少讀者，手舞足蹈，額手歡忭；也使不知多少讀者，咨嗟浩歎，傾流同情的淚兒。

初版譯本，早已售罄，此次再版，又得原譯者，將文字盡力改成平易，讀淺：使低年級的小學生，也得一嘗美味。印刷方面，本已精美異常，再版本的封面，顏色，紙張：益加精究妍麗。圖畫方面，除保存原有照片十六張外，又插入十數幅小畫。

總之，不論在內容方面，形式方面：使小讀者都能意想不到地滿意。念過小宗徒初版者，也應人手一冊。

價值不但可增加，反而減低了不少，這也是創見的。

售價：每本一角六分，每十本一元二角。

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啟

奉 獻

短篇小說選——周濬良編譯

篇篇寄寓着聖體軍的真精神

篇篇暗襯着軍人活動的指範

——是聖體軍的課外良友——

——是教練員取材的府庫——

描寫生動的小說，誰都知道，比着乾枯的訓話，容易感動人，容易收成效。

爲此，譯者任聖體軍聯合刊主筆，兼某隊教練員時，爲激發導導軍人的：救靈神火，犧牲精神：恒尋相當的小說，寫述或譯給他們，從經驗上知道，曾收獲想不到的良效。

現在把講述過的，撰幾篇情誼，介紹給中國聖體軍。

內容包括得普遍：便宜的交易是描寫犧牲精神的；奉獻用對話說出每晨奉獻的意義，好處和實行的法子，一軀聖體布記述用了生命和血換來的青年聖召。

.....述恭敬和熱領聖體的奇效.....

不必一一說出，讀者閱過後自會明瞭。

聖體軍人，這些故事，是你們活動的模型，是你們熱忱的燃線，快購買閱讀吧！

教練員們，集會或訓話時，缺少有題的故事，快到這本書中來尋求吧！

遺書一束

！生學小！友朋小是
！物讀好良的人軍體聖

本書是敘述一個八歲兒童的故事。他是一個活潑伶俐的兒童，自從初領聖體以後，熱心勇敢更加出衆，做領聖體聯盟會的書記，（像現在聖體軍的隊長）同一位神父通信，所說的遺書，就是他寫給這位神父的信。他在信中，述說自己一總的事情：日常的生活，有趣的遊戲，好新聞；自己的過失，心底的秘密，也完全和盤托出。他的父親，是個無神派，不相信天主的掛名教友。他爲他祈求，爲他領聖體，爲他吃苦，有時也用幾句好言規勸他，真和現在聖體軍的精神一般。未來他爲他父親改過而犧牲性命。這些遺書，因爲是他親手寫的，所以爲兒童們更覺有趣可貴。篇後又附上吾主的聖意和教皇的意願，例舉吾主和教皇愛慕兒童的言行。正是小朋友，小學生，聖體軍人們不可不看的一本書！

售價每本一角二分 十本一元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啓

空
前
的



驚
奇
的

好
滋
味

壹天水淇淋

譯筆
清涼

好
看
來

孩軍奶版

插畫
精麗

新
發
明

析安人生壽

背鏡
暗示

大
新
聞

國王悲鳴化

本書
敘述

欲知個中情形，且讀張孝松譯的《樂國之王》分解！

49	49	45	43	43	38	34	頁
6	6	3	8	6	11	10	行

正

誤

表

他就	他覺	大發麼	來·	低問	儒兒，	門旁·	誤
----	----	-----	----	----	-----	-----	---

就	覺	大發麼	來，	低聲問道	儒兒，	門旁，	正
---	---	-----	----	------	-----	-----	---

聖體軍短篇小說集

耶穌的回音

張登俊編譯

本書是從法國馬爾東司鐸所著的奧斯地亞的發光裡一書內選譯的。馬爾東司鐸在公教文壇上早已馳名；本書所選譯的六篇小說，更是他短篇小說中的菁華：取材新奇，寓意深長，描寫活潑；把聖體軍應有的精神，當改的毛病，用有趣的故事，兒童的口吻，生動的文字，發揮無遺！引軍人前進於不知不覺之間。

所選的六篇是：

鳥兒們的聖誕
一個比例
擺鐘之前

耶穌的回音
該當起身了
猜謎

以上每篇，都含有極佳的教訓，深妙的寓意；譯者爲使小讀者容易明瞭起見，特於每篇後，加以幾句說明，開發篇中的教訓或寓意，並指以實行的方法。真是一本有趣而有益的兒童讀物！

印刷方面，當教非常精美；每篇中還附以適宜的插畫，玲瓏的小圖畫，美觀非常。

現正在趕緊排印中，不久可以出版，和讀者相見！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啟

聖體軍小叢書

Conversio

(Un cas difficile)

auctore: Elisabeth Mariémy

translatore: Fr. Josepho Tsang Hiao Song

上海教區惠主教准

初	印	譯	著	書
版	行	者	者	名

十一 二 九 三 十 四 年 日	徐家匯 土山灣 印書館	張 孝 松	瑪 利 愛 面	威 化
---------------------------------------	-------------------	-------------	------------------	--------

87

11222

